

徐柏園先生二三事

邵德潤

(本文另有插圖刊一五一頁)

徐柏園先生逝世已經三年了，光陰流逝之快，真可令人感歎。多少人死了，就像深秋樹上落下的黃葉，被清道夫輕輕掃走。當落葉飄落下地的時候，也許有人會望它一眼，隨即它就被淡忘了。但是徐柏園先生對許多認識他的人來說，不論他是作為一位長官，一位朋友，一位師長，或是一位僅有一面之緣的相識者，他給人的印象似乎都是難以磨滅的。直到現在，大家面對經濟的持久停滯，工業投資意願的衰退，彼此相顧惘然的時候，有許多人就會不禁想起：「假如今天徐柏園先生還健在的話，他也許會有一點擔當，也許會有一點做法，也許……」。

當一個人謝世已經三年，還有人會談到他，想到他。就公誼來說，就表示他對國家和社會，確曾有過值得大家追懷的貢獻；就私情來說，則表示他的為人處事，確有幾分值得為想念的地方。徐柏園先生在公私雙方都常為人懷念，而這種懷念似乎並不會為炎涼的世態所掩沒。在這現實而冷酷的社會，這是頗為難得的，也表示柏園先生的任事與為人，確實有其堪以為人懷念的長處。

徐柏園先生是樣樣都講究完美與周到的人。

他對穿衣、吃飯、送禮、請客，甚至公餘娛樂，都力求比任何人考究。他處事待人的周到與細密，有時會讓替他辦事的人感覺到過於苛求；但是他那率真爽朗近乎豪邁的性格，有時也會令人對他那近乎粗線條的作風擔憂。以我追隨他多年的觀察，他的治事細密與待人周到，可說是他的本性，而他那有時近乎粗線條的豪邁氣概，則或多或少帶有一點「表演」的性質。因為他能够吸引人心的魔力 (Charisma) 就在這點率真和豪爽，而憑這股魔力，你會覺得他是如此可親、可愛而够朋友。幾乎新聞界所有認識他的人，都為徐柏公這一魔力所傾倒。官場顯宦能為新聞界中人衷心稱道為「够朋友」的，在我個人的觀感中，似乎只有徐柏園先生一人而已。

我之能體認到柏園先生的細密與周到，那是因為我曾長期擔任他的幕僚。我對他處理公務時考慮的細密，批改公文時用字的精當，可說非常欽佩。從若干細小的地方，我發現他對於若干有關國家大計的策劃，可說謹慎細密到苦心焦慮的地步；但他對於朋友請託的事，譬如說找個小

差事，向銀行借點錢，只要他能辦得到，幾乎又都隨口答應得那麼爽快。作為一個私情上的朋友，他確是有時粗放得可愛；但是做為一位公事上的同僚和部屬，他又那麼嚴謹謹慎密得人由敬而生畏。

柏園先生公私分明的性格，甚至用到交朋友方面。他常自豪的說：「我有一批共同做事的朋友，也有若干共同玩樂的朋友。我不和共同做事的朋友私下玩樂，也不讓玩樂的朋友影響我的公務。」柏園先生這話也許說得誇張一點。他有極少數幾位公務上的朋友，富有長袖善舞的天才，也都打進他私人的娛樂圈中。不過就我所知，柏園先生絕不讓他那些專事玩樂的朋友顧問過公事，更不要他們成為公務上的幫手。柏園先生出身銀行界，一生從事財經工作，因之和交際應酬結下不解之緣。他雖自律甚嚴，但有時逢場作戲，也從不掃人的興。因之，他擁有少數共同玩樂的朋友，乃是大家所能諒解的。

我追隨柏園先生做事，可說是極為偶然的。我們雖有同鄉之誼，他原籍浙江蘭谿，我的家鄉衢縣，相距不過八、九十里路。彼此並無戚誼瓜

葛，而且都是從小外出讀書做事，對於家鄉觀念極為淡薄。我初次認識柏園先生是在新聞採訪的場合，時間是民國三十七年夏天，地點是莫干山。那時先總統蔣公偕同夫人到莫干山避暑，我以上海新聞報特派員身份上山採訪。終日無事，祇和隨帶的攝影記者遊山玩水。有一天財政部長王雲五忽然奉召上山，隨同上山的就有財政部政務次長徐柏園先生。那時正值物價高漲，財政呈現危機，在山上採訪的各報記者對王部長上山不免感到緊張，也相信可能有重大新聞出現。我除

拍發例行電報之外，晚間立即和當時報社的總編輯趙敏恆先生通話，了解報社對王部長上山的眼光，以及上海方面有關幣制改革的謠談。次日財長王雲五在山上旅邸約見各報記者，談一些財經方面的措施。我隨即問到政府有無改革幣制的打算？王部長似乎怔了一下，回答說，政府從未作此考慮。我立即追問，上海方面謠傳政府即將發行金圓券，是否即為幣制的改革？王部長似乎又怔了一下說，金圓券只是一種面額較大的鈔票，談不上幣制改革。我笑了一笑，就不再追問下去。當時徐柏園先生是次長身份，並未參加談話，只在邊上冷眼旁觀。當我問及發行金圓券，是否即為改革幣制時，我發現他的目光有異，似乎瞪了我一眼，使我直覺到我已抓住問題的癥處。當第二天的新聞報刊出我的訪問全文，以及政府可能發行金圓券，從事幣制改革的獨家頭條新聞時，王雲五部長內心的不快是可以想像的。我以後從未和柏園先生談過這件事，他可能自始不贊成金圓券，且又無能為力，而我對這件事且始

終心有餘憾。搶先報導金圓券的發行，固然是新聞記者的職責，但是造成當時上海市面的一時震盪，却是愧對國家的。

柏園先生開始了解我，是我以中央日報總編輯身份在陽明山國防研究院受訓的時候，那時他身兼總講座。有一次他主持一項有關美國經濟問題的討論會，我曾對之作了一次較為詳盡的分析，而引起他的注意。事後他找我閑談，問我：「你學新聞，何以對經濟問題有如此深入的研究？」我就告訴他：「在杭州快淪陷的時候，我曾和雙目已瞎的廣西將領何柱國先生閑談，我慨歎軍事的失敗，而主張今後對付共產黨，應以流寇戰術還治其人。何先生糾正我的看法，指出失敗主要在於經濟，今後對付共產黨，也唯有從經濟方面着手。當人人富庶康樂，共產黨無所施其技，自然消聲匿跡。因之他要我研究經濟問題。」柏園先生對我的直率陳辭，似乎頗為動容，因之我又告訴他，「到臺灣後，我曾遍讀所有買得到的有關經濟學、財政學、貨幣銀行學的書籍。遺憾的是算學根柢太差，始終讀不進計量經濟學」。

柏園先生笑笑，我也已喝完一杯咖啡，談話就告結束。我受完訓之後重回報社服務，發現工作環境已不太順利；又有小人從中構煽，遂使我頓萌去志。當我把我的想法和幾位好友商量時，他們也都贊成我擺脫夜間生活。那時中央銀行復業未久，首任秘書處長毛松年兄奉命出任臺灣銀行總經理，柏園先生正在物色繼任人選。羅萬類兄就勸我進行這項工作，當時商定請張導民兄和已故的張心洽兄，相機向柏園先生進言。當心洽兄和柏

公提到我的時候，柏園先生就和他說：「既然你不肯來中央銀行，那就讓邵某來吧。」原來柏園先生本來屬意心洽兄，但是心洽兄那時即將升任中華開發信託公司總經理，柏園先生不便勉強他，也就不得已而求其次，讓我承受了。

柏園先生立即約我見面，約談的日期是三月二十九日青年節，放假的日子，整個中央銀行除警衛及一位值班人員外，只有總裁室門口招呼來客伺候茶水的老趙。柏園先生讓我在他對面坐定（這時他已不再以客禮相待），劈頭就說：「張心洽兄說，你希望換一個工作崗位。我歡迎你到中央銀行來。」接著他把中央銀行秘書處長的職掌，為我詳細說明一番。同時把行內人事略加分析，給我幾點處理事務的原則。最後的一句話更是乾脆利落：「四月一日上班」。我就這樣改變了自己的記者生涯。

中央銀行對我來說，乃是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。可是銀行有它的制度，偶爾有一兩位自恃背景強硬的人，也不敢不守規矩。我根據柏園先生的指示，「待人不分彼此，對事公私分明」，在人事方面倒也頗能融洽。不過柏園先生自己是秘書處長出身，對這項工作的要求頗為嚴格。他有對事親自檢點的習慣，對事嚴格，對人却極厚道。只是替他辦理總務頗為不易。他送人一只花籃，親自前往道賀時，常會自己細看一番，花籃是不是最好的。宴客時，他必先看菜單。對於貴客能否應約，必定事先檢查。有客不能赴約，必定補請一位，湊齊十二位。有時客人臨時不來，當天補請客人又不禮貌，我既為秘書處長，就常

常補上一脚。替柏園先生辦事，有時很順手，有時也會很囑。我曾對他的一位老朋友說，「在徐柏公手下當秘書處長，要有十項全能：能文能武，能細能粗，管內管外，通中通英，更重要的是要能發能收」。發是開創的精神。柏園先生以中央銀行兼掌外貿會主任委員時，他要成立香蕉小組。星期五下午開會決定，星期六上午指定我協助籌備，星期一就要開始辦公。從中央銀行調到香蕉小組服務的只有兩個人，秘書譚玉佐和總務副主任李順官。好在房屋有現成的，辦公桌椅可向中央銀行暫借，於是連夜趕工部署，做招牌、刻印信、印公文用紙、新做窗簾等等，一切開辦費都由中央銀行支應。有錢好辦事，終於在一天半之內完成一切。星期一清晨八時半，柏公親自前來「驗收」，總算滿意而去。

中央銀行有一個供同仁吃飯的餐廳，始終辦得不理想。柏園先生要我重行佈置，為之裝潢一新，重新添購桌椅盤碗。原來那時彭長貴的天長樓開失敗了，柏園先生叫他承辦中央銀行餐廳。譚廚的傳人到了中央銀行，徐總裁少不得要連番請客。有一次宴請張岳公秘書長，我奉命做陪。岳公對餐廳的裝潢頗為欣賞，他忽然問我，「餐廳天花板上所裝設的燈，何以散散落落，作不規則的排列？」張岳公是我在革命實踐研究院聯戰班受訓時的班主任，我心想這又是一次考試，柏園先生正要看我如何回答。我只好笑笑的說：「徐總裁請的客都是黨國要人，上應天象。所以餐廳的燈也按星位排列，有紫微星，有文曲星，來和宴請的貴賓交相輝映。」張岳公笑道：「居然有

此一說。你看我是什麼星？」這是柏園先生搶着回答說：「當然是位極人臣的紫微星。」大家不禁為之哈哈一笑，這餐飯吃得很快，我且不禁捏了一把冷汗。不料這餐飯和我胡扯一通的答覆，且埋下我日後轉進總統府的機緣。這是後話，暫且不提。今天我為紀念柏園先生寫這篇文章，只談我和他個人間的幾件小事。當然我追隨他十餘年，其間可寫可紀之事甚多，但已寫了五千字左右，似乎不宜過於拉雜，相信以後還有機會再寫。最後我想一提柏園先生和張曉峯先生兩人的交誼，以說明上一輩人的道義之交，已非我們這一輩人可及。

曉峯先生和柏園先生都畢業於中央大學的前身東南大學，曉峯先生讀的是文學院，柏園先生讀的是商學院，到臺灣後兩人交情頗厚。當陳辭修先生組閣時，柏園先生任財政部長，曉峯先

生任教育部長。曉峯先生對於發展教育有許多大計畫，在行政院會議中，都為柏園先生以財政困難擋了駕，但是兩人之間的立場雖然不同，交情仍然親密如故。曉峯先生出任國務院研究部主任，特別簽報先總統 蔣公，敦聘柏園先生為總講座。以後曉峯先生籌辦中國文化學院，柏園先生更傾力相助。他們兩人的深厚交情，都是不露痕跡，在相與忘言的情態中進行，真可說是道義之交。尤其最後曉峯先生辦學期間，柏園先生對曉峯先生的支援，更是匪言可喻。我因奉命親予其事，而曉峯先生又為我大學的業師，不能不為表出。王雲五先生卸去行政院副院長職務，回到商務印書館重操舊業時，柏園先生對雲五先生的援手，更非常人之所能。古人說：「君子之交淡如水」。柏園先生和曉峯師與雲老的交誼，真可說是君子之交，值得稱道，更值得仰慕。

褚問 鵬著

仰天長嘯集

定價新臺幣柒拾伍元

中外雜誌社代售

本書為名作家褚問鵬女士精心傑作，懷舊憶往，生動翔實，精彩百出，美不勝收，要目有：王陽明的異代知音。羅卓英將軍和文天祥題壁詩。國殤陶衣雲。留取丹心照汗青。我所最難忘的人。桂林山水憶前遊。孤山探梅。一堤烟柳憶南湖。楊貴妃之死。關於褚遂良的籍貫問題。夏憶鴛湖。吾愛吾廬。山園拾趣。我武維揚。為滿籍女詞人說幾句話。周道如下場。西施失蹤之謎。一劑藥方。故鄉的早高。埋香埋玉總多情等篇。卅二開本，穿線平裝，定價柒拾伍元，請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，立即按址寄書。